

中国当代文学·新作家丛书

BAOZHA

BAOZHA

爆炸

李清民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爆炸

李清民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当代文学·新作家丛书/莽汉主编.

- 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1.2

ISBN 7-80094-882-X

I. 中…

II. 莽…

III. ①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7054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电话:67793460 邮编:100021

北京市朝阳新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3.125 字数 1569 千字 插页:2

200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200 套

定价:130.00 元

序

张 炯

鲁迅曾说:文学是“照亮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”。可见文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。文学作为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,作为语言艺术,它以人为描写的中心,从审美的视角,不但表现人的性格、行为、思想和情感,表现人与人的关系、人与自然的关系;而且对人总充满人文的关怀、充满对于人的爱心和理想。它总不同程度地反映现实并倾诉对于现实的不满,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所以,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起着鼓舞人们前进,升华人们的精神境界,推动人们去改造自己和改造生活环境的作用。

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经历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。我国历来是个文学大国,可谓作家如云。现中国作家协会便有会员 6600 余人,加上地方作家协会的会员,人数已超出五万。如果再加上从事业余创作的文学爱好者,数目当不下几十万。目前中国作家已是六代同堂,本世纪“五四”后涌出的作家尚有巴金、臧克家、钟敬文等健在,而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已大批登上了文坛。进入九十年代,青年作家更如雨后春笋,在全国各个地区纷纷成长。他们先是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作品,然后到省一级乃至中央一级的报刊发表作品,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然而由于多种原因,青年作家出版作品集往往十分困难。因此在新世纪到来之际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筹划出版了《中国当代文学·新作家丛书》。旨在进一步促进文学的繁荣,发掘新人,为新作家创造作品结集的机会,以有助于全国的读者更早也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家,同时也能更好地鼓励和促使他们成长。

经过编辑的努力,现在这套《中国当代文学·新作家丛书》终于出版了。丛书的作者有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有的是地方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有的以农村为背景,表现农村人们建设新农村、开创新生活的坚强信念;有的以爱情故事为主线,歌颂普通人的的人性美与人情美;有描写企业所面临各种复杂问题的企业文学,有记述乡土风俗、言情绘景的散文和游记;有阐释人生、思考命运的诗歌作品,有关心文学、关怀文化的文学评论……。丛书内容丰富,体裁多样,风格各异,色彩纷呈。

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不但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的世纪,也是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继续得到推动的世纪,更是科技越加发达,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世纪。在这新世纪里,中华民族一定要有所作为,一定要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。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,还要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,包括文学艺术。这样的宏伟目标,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去共同完成,也需要全国各个阶层和团体去共同努力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作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,虽然力量有限,但诸多同仁也都愿为促进未来文学艺术的繁荣尽一点绵薄之力。这套丛书是我们计划做的多项工作之一,我们希望能继续得到社会的关心和支持,从而使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更好地推延下去。我们同时期待创作了更多好作品的作者,踊跃地加盟这套丛书。我们也竭诚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。

最后,感谢大众文艺出版社、中国文联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为此套丛书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。

2000年12月20日

(张炯: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、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)

目 录

序.....	张 炯(1)
--------	--------

□中篇小说

路,由你选择	(1)
老板不是救世主	(57)
老 婆	(122)

□短篇小说

绿叶子·黄叶子·黑叶子	(163)
文 凭	(168)
金色的雨	(172)
市长秘书	(187)
站 票	(195)
古老的水车	(204)
爆 炸	(214)

□超短篇小说

糖	(232)
竞 选	(234)
补 白	(236)

两次约会.....	(239)
-----------	-------

□笔记小说

瓮——古城消夏录之一.....	(242)
路劫——古城消夏录之二.....	(245)
红薯地——古城消夏录之三.....	(248)
前妻——古城消夏录之四.....	(253)
后记.....	(257)

路,由你选择

一

“轰!”一声巨响好像宣布世界的末日来到了。

刹那间,炉顶上浓烟滚滚、烈焰腾腾,成了一片火海。几乎与此同时,炉前操作室窗户上的10毫米厚的防震玻璃,也哗啦一声,碎碎地摔了下去。就连那可以承受上百吨压力的转炉平台,也像地震般地震颤起来。

其实,这声爆炸并不可怕。内行的炉前工们都知道,真正可怕的是由此而引起的更为严重的爆炸。

在第一节爆炸刚刚响毕的一刹那,炉前操作室里的几位炉前工,好像被魔鬼一下子摄走了魂魄,一个个“啊”、“妈呀!”地叫着,如同屠宰厂里同时宰杀了几头猪。他们立刻停止了笑谈,中止了梦想,并且都预感到了这声爆炸后随即而来的更为严重的爆炸,将会成为一个把他们化为乌有的新闻,成为一个使数百人丧生的新闻,成为一个使数千平方米的炼钢车间夷为平地的新闻!这样的爆炸,对于他们这些渺小的血肉之躯——炉前工人来说,岂不就是向他们宣告了世界末日的来临吗!在这个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,他们愣了,呆了,昏了……

然而,人的生存欲望往往是非常强烈的。这大概是人的本能

吧。不然，为何还有什么“怕死”之说？

在第一声“警告性”的爆炸和后一声决定“世界末日”来临的爆炸之间，总是要有个时间差的。那怕是一分钟、一秒钟，这个时间差就是希望。

人，一旦到了死亡的边沿，只要有一线希望也是不肯放过的。

最先醒悟过来的是炉前工史永明。史永明长得又矮又胖，行动却十分麻利。因此，工友们送给他一个绰号——跳蚤。

爆炸前，跳蚤正在同车间主任郭顺昌开玩笑。郭主任来到操作室，带来一个信息，说他很快就要退二线了，想从炉前选个接班人。问大伙儿选谁合适？跳蚤开玩笑说，郭主任，你要是选我接了你的班，今生今世，我都不会忘了你的大恩大德。郭主任听了则讽刺他说，你也不拿把尺子量量。看你够高不够高？要让你坐火车行了。到了火车站，不弄个免票，起码也能弄个半票呢！一句话，引得大伙儿哄堂大笑，羞得跳蚤脸红脖子粗地说不出话来。跳蚤在人们的大笑声中好琢磨了一会儿，终于想起了一句反击郭主任的话来。他本想说，你原来倒是够高，可你怎么却像马鳖倒缩一样，越长越不够高了呢？本来还指望你当个国家主席、国务院总理什么的，我们也好跟着你沾点儿光，怎么现在却连个车间主任也当不好了？然而，跳蚤这句话还未出口，一声爆炸，竟变成了一声鬼哭狼嚎，吓得他再也顾不得反击了，慌忙推开郭主任，一个箭步便窜出了操作室。

跳蚤这一跑，立刻提醒了大伙儿。紧接着，郭主任及其它炉前工，也争先恐后地窜出了操作室。

正在其它岗位上工作的人，不知这声爆炸是怎么回事，现在突然看见炉前工们逃窜起来，立刻便感到大事不好。于是，纷纷四散逃窜。二号天车司机顾不得跑下车来，马上开起天车，向厂房的最西头开去。他坚信，离转炉越远，安全系数就越大。但是，中间还有三号天车挡道，司机也不减慢车速，咣里咣当地便撞着三号天车

向西急驶而去。七号天车吊着一包钢水正在浇铸，天车司机一见底下干活的工人们都跑了，自己也忙开起天车向东跑。剧烈摇晃的钢包，使钢水哗哗地荡漾出来，辟辟啪啪地满天飞溅，更为炼钢车间加浓了恐怖气氛。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，整个炼钢车间的数百名工人，几乎跑了个净光。除了少数几部天车上的司机实在跑不脱之外，凡是能够跑动而又没跑的只有一个人。这个人是炼钢组长——杜春生。

二

杜春生是炼钢车间唯一的一个省劳动模范。也许。正是由于他比别人多了一顶“帽子”而拉住了他的手脚吧。爆炸后，他没敢逃跑。似乎劳动模范就应该死在这里，不然是对不起这个光荣称号的。

其实，杜春生并没有想到这些。尽管后来有人提到了这一点，甚至有人说他不跑是为了要当全国劳模呢。

当时，杜春生就站在炉前平台上，一声爆炸震得他耳鼓嗡嗡直响。面对满天飞溅的钢水钢渣，他不得不连连退后了好几步。

好在杜春生是一直站在炉前观看火焰变化的。对这次爆炸的起因，心里还比较清楚。因此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赶快提起氧枪。不然，氧枪冷却水大量流进钢水底下，转炉就会像一颗原子弹爆炸一样，把整个炼钢车间全部毁灭。可是，当他转身要摇炉工赶快提升氧枪时，只见跳蚤、郭主任及其它炉前工们都从操作室里窜了出来。顿时，杜春生火冒三丈。他深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炉前一逃跑，全车间就会大乱。而这时急需的是赶快排除事故隐患，防止再次发生爆炸，而不是集体逃跑呀！

可眼下，他手下的炉前工们真的要逃窜了，急得他头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，但却不知如何是好。

突然，他一把抓下头上的安全帽，直向跳蚤砸去，并愤愤地骂道：“滚你娘了个蛋！不下(吓)孩子——下(吓)人！”

杜春生长得膀阔腰圆，一米八〇的大个子，蹲在那里像只虎，立在那里像堵墙。一幅标准炉前工的体形。与他的体形极不相称的是，他却长了一副菩萨脸，经常笑咪咪的，说话也甜丝丝的。就是走路的神态，也让人觉得似乎有一种女人的气质。难怪大伙儿都不喊他师傅而称他“娘们儿”，尽管他已是个在炉前工作了20多年的老工人了。

20多年来，杜春生从来没有骂过人，更没有打过人。现在，他一反常态，不仅要骂人，而且还要打人了。他的安全帽飞来，正好砸在跳蚤的脚下。跳蚤没防备，一脚踩在上面，啪地便摔倒在地。但这并没有阻止住炉前工们的逃窜。他们谁也没有理睬跳蚤和杜春生，仍然不顾一切地向炉台下蹿去。

杜春生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，全车间的人都开始逃蹿起来。

杜春生顾不得再去谴责或阻止那些临阵脱逃的人了。现在的时间是何等的宝贵呀！哪怕是一分一秒都耽误不起。

“志云，快提氧枪！快提氧枪！”杜春生向仍坐在操作椅上的摇炉工田志云喊道。

田志云坐在操作椅上张着嘴、瞪着眼，如同木头人一般，一动不动。显然，他是被这可怕的爆炸声吓呆了。

杜春生见此情景，立刻三步蹿至操作室窗前，一个鱼跃，蹿进窗户，趴在窗台和操作台上，搬动氧枪控制开关，把氧枪提了上来。

窗户框上，还残留着一些玻璃渣子，尽管杜春生穿着一件小棉袄，外面还套着一件白帆布工作服，但仍把他的腰部硌得好疼好疼。

氧枪已经烧坏。氧枪里的高压冷却水直向炉子里灌去。水蒸气立刻便与火焰搅在了一起，笼罩了整个炉顶。

杜春生从窗户上退下来，一边揉着咯疼了的胸部，一边火速向

转炉西侧的炉前调度室奔去。

调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杜春生只好同时抓起两部电话机，分别向氧气站和水泵房打电话，想通知他们赶快停氧、停水。可是，氧气站占线，水泵房没有人接，显然人也逃窜了。急得个杜春生止不住愤愤地骂道：“他娘了个蛋，完了！”说着便把电话筒摔在了电话机上。

杜春生的眼里已经涌满了泪水。要在平时，他真会蹲在地上抹半天眼泪的。可眼下，他没有时间，连哭的时间都没有。

杜春生用右臂将眼泪一抹，连忙又蹿出调度室，来到了炉前。

忽然，他无意中一抬头，看见炉顶平台上有人影一闪。

莫非是田志云？他心想。对！应该到炉顶平台上去关水阀门。

杜春生急忙跑向楼梯，噌噌噌直奔炉顶平台而去。

出乎杜春生所料，炉顶平台上的人不是田志云，而是跳蚤。

原来，跳蚤踩在杜春生砸来的安全帽上摔倒之后，他才真正清醒过来，知道这时候是不应该逃跑而且也是跑不脱的。他看到杜春生扑进窗户，把氧枪提了上来，氧枪冷却水直向炉内喷去，立刻便意识到了关住氧枪冷却水的重要性，要停供氧枪冷却水，有两个办法：一是通知水泵房停水，二是到炉顶平台上去关住冷却水阀门。但此时的炉顶平台上，烈焰和蒸汽已搅作一团，弥漫了整个炉顶平台。这个时候到炉顶去关冷却水阀门，不仅有烧伤、烫伤的危险，而且还极易踩空。掉下去便会摔得粉身碎骨。去通知水泵房停水，固然安全一些，但他看到杜春生从操作室窗台上下来后，又向西跑去了，想必是给水泵房打电话去了。留给他干的只有去炉顶平台。跳蚤深感到如果不赶快彻底排除隐患，在这炼钢车间的任何地方都不安全。反正也是一死了，与其逃跑而死，倒不如去抢险抢出点侥幸来。于是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便直奔炉顶平台而去。等杜春生来到炉顶平台时，他已经把冷却水和煤气阀门都关住了。

但是，跳蚤的脸和手都已经烧伤，身上的衣服也着了火，浑身上下竟成了个火人。

杜春生忙帮他扑火，但火却越扑越旺，怎么也扑不灭。直到火把衣服都烧烂了，杜春生才不顾一切地撕下了跳蚤身上的衣服，把跳蚤剥了个净光，背起跳蚤便下了炉顶平台。

来到炉前平台上，跳蚤早已昏迷过去了。杜春生把跳蚤放在炉前的一条长条椅子上，急切地叫着：“跳蚤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呀！”

杜春生连叫了好几声，跳蚤才睁开了眼睛。他看着蹲在身边的杜春生，嘴角微微地咧了一下，调皮地说：“娘们，我到炉前整整五年了，今天，我才第一次看到你没了娘们气。”

杜春生苦笑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他回过头来，又不放心地看了看转炉。

“放心吧，水，氧气，都关住了。炉子不会再爆炸了。”跳蚤说。

杜春生确信转炉爆炸隐患已经排除后，止不住十分感激地、紧紧地握了握跳蚤的手。但他没想到，这一握，竟使跳蚤疼得又昏迷过去了。

杜春生本想把跳蚤背下炉台，赶快送厂职工医院抢救。但他这时候才发现，跳蚤几乎全身都已经烧伤，好多地方皮都烧焦了。使得他眼看着跳蚤昏迷不醒，却无处下手。

杜春生鼻子一酸，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

这时候，杜春生多么希望能多来几个人，一起把跳蚤抬下去。他站起来，带着哭腔高声喊道：“快来人哪——！快来人哪！”

喊声在车间里回荡了一下便消失了。并没有一个人来到他面前。整个车间，除了转炉还在响着如同开锅一般的咕嘟咕嘟声之外，平时那种铿铿锵锵、轰轰隆隆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。几乎所有的机器设备，好像都停止了呼吸，似乎世界的末日真的来到了。

突然，杜春生想到田志云还在操作室里。他忙跑到操作室一看，田志云也不在了。

杜春生痛苦极了。他万没料到，在这生死关头，留下来的竟是平时最调皮捣蛋的跳蚤。而那些争名、争利、争地位，争得最凶的人，表现得最先进的人，此时却都不见了。

杜春生在操作室门上狠狠地砸了一拳，转过身来，对着空荡荡的大车间，发疯似的喊道：“你们都在哪里——？”

三

他们都跑了。

炉前工们跑出炼钢车间，越过厂区围墙，跳进了农民的麦地里，一个个倒在地上，四肢朝天，呼呼地喘起了粗气。

唯有田志云刚刚跑到围墙跟前。

起初，当爆炸声刚刚响毕的时候，田志云确实吓傻了。他倒不是仅仅觉得这一声爆炸会毁坏了他的锦绣前程，他已经意识到紧接而来的第二声爆炸，会把他炸得粉身碎骨，恐怕连块完整的骨头都剩不下。他深知留给他逃生的时间是很短很短的，即使能够跑下炉台不被炸死，也会被炸塌的房顶所砸死，或者被那不可想象的巨大的爆炸声所震死。在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残酷的现实面前，田志云真的惊呆了。直到杜春生为提起氧枪而扑进窗来的时候，他才惊醒过来，怀着一股侥幸心理，仓惶逃去。

田志云一口气跑到围墙下，突然停了下来，没有马上跳过墙去。他的意识里忽然涌起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念头，尤其是在这即将被提拔的关键时刻，怎么能临阵脱逃呢？

他早已经听说，郭主任要退二线了，厂领导决定在他和杜春生之间提拔一人当炼钢车间副主任。而这正是他十多年来所苦苦追求的呀！现在这一跑，岂不是把这职位拱手让给杜春生了吗？

田志云想立刻再返回炉前，可又担心转炉爆炸。他想起了自己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第一次登上炉台的时候，杜春生给他上的第

一堂安全教育课。杜春生一再强调,水火不容。当水被盖在钢水底下的时候,哪怕是一点点潮气,也会引起爆炸。特别是转炉,如果水漏进了正在炼钢的转炉里,并且被翻在钢水下面的时候,那就更厉害了。虽说它还比不上原子弹,但少说也可以把这几百米的厂房掀掉它一大半。

田志云听了,心想:我当了四五年兵,对于原子弹总要比你知道的多一些吧!你用这个唬别人还可以,唬我这个堂堂的复员军人,那可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。

说来也巧,就在杜春生上安全教育课的第二天,田志云就遇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爆炸。那次爆炸,差一点儿把田志云的魂儿给吓跑。那天,转炉倒渣,炉下渣盘里因下雨存了点儿水,火红的渣液刚倒出,就“轰”地一声响了一炮。刹时间,那渣液从炉下蹿上炉台,就像一块巨大的红色地毯一样,铺天盖地而来。炉前工们一见,便扔下手中的工具,四散逃窜。有位炉前工没有跑脱,被这渣液盖倒在地,头发没了,衣服没了,皮肤也没了,浑身上下如同一根黑棍儿一样。等人们前来抢救他的时候,早已经没气了。田志云幸亏离得远一些,再加上他反应还较快,才没有被烧着。但是,他躲过了第一炮,却没有躲过第二炮。转炉旁边有个开口水箱,是专门用来冷却钢钎和样勺的。炉下的液体渣滓蹿上来,连水箱也盖在了底下,紧接着,水箱里又响了一炮,把渣滓崩了个满天飞。田志云哪里还跑得了?一块块儿滚烫滚烫的渣滓直往他的脖子里、皮鞋里猛钻。等他跑进操作室,把皮鞋和工作服脱下来的时候,的确凉衬衫已有好几处跟皮肤粘在了一起。工友们替他往下拽,疼得他直叫唤。

这终于使他信服了杜春生的话。一点点儿渣滓爆炸就有这么大的威力。要是那装着数十吨钢水的转炉爆炸起来,该是多么地可怕呀!所以,一连好几天,田志云都胆战心惊地不敢靠近炉前。每当转炉要出钢或倒渣的时候,他总要先看看钢包和渣盘里是否

干燥，是否撒了干石灰？或者干脆就躲得远远的。他担心这转炉会再来教训他一次。

十多年过去了，这种担心早已在他的心中淡化了。没想到，第二次爆炸竟来得如此出人意料。而且，很可能还是他最担心的转炉大爆炸。

田志云站在围墙下，看了看那高大的、灰白色的厂房，又看了看这一翻就可越过的围墙，不知如何办了。

越过围墙就可以逃生。可是，摘掉工人帽子的机会也就会随之烟消云散了。

“十多年来，我那么使劲地表现，为了什么？虽说没指望有太大的出息，但弄个厂长干干，总还是有可能的。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……”田志云看了看那高大的厂房，它还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好像是一座坟墓，又好像是一座天堂。

突然，田志云感到不对头：转炉为什么还不爆炸？难道两次爆炸之间的时间差会有这么长？不对！娘们还在炉前，跳蚤也在那里，氧枪已被娘们提起来了。对！不是钢水盖住了水，肯定是水盖住了钢水，是水把炉子泡住了。转炉不会再爆炸了！

这也仅仅是眨眼的功夫使他想到了这么多。当他意识到转炉不会再爆炸时，情不自禁地在自己混蛋的脑袋上狠狠地砸了一拳，眼里含上了一泡懊悔的泪水，内心里大声疾呼：“我真笨呀！我怎么就没想到提起氧枪？怎么就没想到水把炉子泡住了呢？我真他娘的笨到家了！”

田志云突然抬起头来，用衣袖抹去了懊悔的泪水，好像饿狼扑羊一般，凶神恶煞地向车间扑去了。

四

就在田志云站在围墙下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郭顺昌也正在犹豫

呢。他跑出车间后,没有跟随人们朝北面的围墙逃去,而是顺着车间一直向西跑去了。

郭主任尽管上了些年纪,身体也发福了不少,但在这种情况下,逃命的劲头也不亚于别人。然而,他刚跑出车间,就越来越感到体力不支了。呼哧呼哧地喘起了粗气。

突然,郭主任蹲在地上,双手抱着头,后悔莫及地叫道:“我怎么能跑呢?我怎么能跑呢?”

是呀,郭主任怎么能跑呢?堂堂的车间主任、党的支部书记,平时,经常教育工人要爱厂如家,教育党员干部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。可自己却在事故面前逃跑了,虽然死不了了,可今后活着也好受不到哪儿去!

此刻,郭主任后悔自己没有早早辞掉这个车间主任的职务。

两个月前,周厂长找他谈话,动员他辞掉车间主任职务,只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,然后从杜春生和田志云二人中,提拔一个人担任车间副主任,原来的车间副主任接替他,担任车间主任。前几年当官入党靠文凭,正是年富力强、又有实践经验的郭主任,就因为缺那么一张表示知识的“纸儿”,就不用再想进入厂级干部的行列了。为此,郭主任骂娘骂了好几年呢。如今又提倡依靠工人了,工人不仅可以优先入党,没有文凭也可以转干了。对于这一政策上的变化,郭主任当然是举双手赞成。这样,他就可以在退休前的短短八年内,很有可能再挤进副厂长行列。当然,他不是为当官而当官,更多的是为了儿子。儿子快要结婚了,可连套房子还没有。他只要能当上副厂长,就可以在“拼命楼”上再要一套三居室。那么,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就可以留给儿子娶媳妇。

“拼命楼”是工人们给厂里新建成不久的一座住宅楼起的代号。这座楼由于造价高,造的质量好,不仅房间宽大,就连走廊也很宽。因此,不少人为能分到一套房,争抢得很凶。有的人竟大打出手,甚至还有个高级工程师因没能分到房子竟跳楼自尽了。“拼